



雨山

鳳蕭樓集卷三
劉廷芳作



風滿樓叢書之二

山
雨

劉廷芳作

空谷之蘭

橫海的燕子

白衣天使

花園中
小孩

獻

目錄

你去罷(七)	一
再會(三)	一四
青春(八)	一七
半夜對燭(七)	三二
山中半對短信	四〇
兒童	四三
路西旦夢德洛	四六

阿的佛蓮騷(三)	五
別離(六)	五七
未完的信	六三
去年今日(五)	六五
津浦車中	七二
工作	七五
快樂(二)	七七
別後的戀(二)	八〇
像她	八二
大連旅次	八四

渤海舟中(四)	八七
不敢	九一
獅子山坡	九三
赴滬舟次天津觀冰(六)	九六
金陵道上(三)	一〇二
小橋(四)	一〇七
過落機山(四)	一一一
月晦	一一五
溫柔	一一八
依路純(二)	一一九

重遊美南卓支亞省寄內子卓生	一二二
明珠(三)	一二四
臨風的哀禱(二)	一二八
你的(二)	一三〇
依稀(二)	一三二
過美洲新大陸卽景	一三四
秋風起後	一三六
滬杭道上(二)	一三八
呢喃(三)	一四一
歸來	一四四

你去罷！

(一)

是多情的好風，
將這兩片白雲，
無意中共瀾漫的塵沙吹集，
又無意的將他吹散。
大江南北，

(1)

三千里外，

又無意的將他吹集。

這好風是何等把細，

他吩咐下山坡的落葉，

連翩起舞，

衝散了同行的伴侶。

又低聲地吩咐松林澗水，

「今宵必須淒寂。」

又寄語那婆心的明月，

「今宵切莫輕出！」

你莫忘記：

這是多情的好風，

將這兩片白雲，

無意中吹集，

「無意中的吹集」你莫忘記！

.....

.....

你去罷！

(二)

疊嶂危崖，

斷橋絕壁。

這幾步稍安，

這幾步依然巉極。

黑漆漆的！將斷還續，

攜着手！出險入險。

這半夜的小艱苦，

便領會「共嘗的價值。」

.....

(4)

十年來洗不淨的淚痕，
幾千重埋在胸中的嘆息，
要想！但是怎能！

對你直說？……………

況且人不自由，

我復何苦。

我祇有一句傷心語，

欲訴不能吞復吐：

「我本純粹，」

「我本純粹」你莫忘記！

你去罷！

(三)

蔓草籐蘿，
無端的橫截去路。

不盡的纏綿，

炬光中更覺得鮮綠得可憐。

但是：你看！

那碎骨粉身的幽壑，

深逾千尺，近在眼前，

「近在眼前」你莫忘記！
你去罷！

(四)

一萬三千步的登攀，
忽然便盡。
一對驚疑焦急的心魂，
忽然飛逝。
路迢迢的怨恨，
忽然變成奇願，

願！前途再添一番危險。

.....

.....

你記得那頸上的珠兒？

這悲歡聚散的生涯，

剖年成月，碎日成時，

縱然圓美，亦不過如此，

細數一番，

原來無幾。

請看我臂上的小時計，

你豈不知他玲瓏的心房，
今宵繼續顫了一萬三千次，
「一萬三千次」你莫忘記！
你去罷！

(五)

曉風將來，
露寒侵骨，
你這欠健的身，
當何等自珍，

「欠健的身—你莫忘記！
你去罷！」

(六)

你看那無言的穹蒼，
數不遍的星宿，

 簌得何等美麗！

你看那亂山擁抱的空谷，
瀰漫了吸不盡的清氣。

但是：

再待一回兒，

便見晨星了！

你莫忘記！

晨星是數得遍的，

自由的空氣是吸得盡的，

「吸得盡的」，你莫忘記！

你去罷！

(七)

奮鬥的生涯，
永不信「浮生若夢。」
片刻相逢，
也襯有千百回的悲痛。
手酸足疲時，
還好依舊奮鬥，
傷心墮淚時，
只好苦求忘記，

但是：

這一番！我偏記得，

我不能忘記，

我怎能忘記，

那臨別握手——低聲的半句：

「……………你去罷！」

一九二一，七，三十

廬山牯嶺

再會

(一)

夕陽裏，

匆匆的步履，

叫一聲再會，

苛刻的別離。

(二)

夕陽啊！

你可作證，

你積極不停的西行，

我舉目停睛的相送。

(三)

……竟不回顧嗎？

無奈！

喚起舊恨，

幫助新愁，

將這一片再會，

和淚壓在心頭。

一九二一，八，一，傍晚

廬山西谷

青春

(一)

青春！青春！

莫辜負了青春！

我從酣睡中被喚醒。

我起來開窗，

活潑潑的空氣，

連翩繼續的，
蟬聲和鳥聲，
萬叢的森林，
碧草如茵，
齊來歡迎。

(二)

我披衣攜杖，
隨他指引。
向空谷中信步踏去！

去！尋找青春。

(三)

一朵可愛的玲瓏

鮮嫩欲滴，

和幾朵含苞未放的小蕊相伴，

笑容滿掬。

我俯身愛羨不釋手，

玲瓏忽作聲，

對我說：

「你愛我的顏色，
說是鮮麗。」

但是你知道嗎？

這鮮麗的，

數日後便要脫離。

那時你再來看我時，

便要把我和野草相比。

再過幾天，

你縱使多情來相顧，

也無處可尋覓。

因爲你所羨的，
這弱不禁風的身軀，
再經一番風雨，
便衰萎不留遺跡。
玲瓏說罷，
搖頭嘆息。
我也悲從中來，
和他歔歔，
他忽然又說：
「你來找青春嗎？」

我不是青春，

少年人，

你莫差看了青春！」

(四)

我舉目四顧，

看見週圍，

生氣勃勃，

互相爭妍的萬綠，

青翠欲滴。

我凝神的注視，

衆草爭前來的告訴：

「你愛我們的青翠嗎？」

造物者曾把各種名花的窈窕，

他們纖巧的細腰，

善舞的技能，

醉人的清芬，

嫵媚的嬌態，

爛慢的天真，

細心的撮合，

細心的支配，
加意的栽培，
給我們這樣的厚福。
要我們全心全力的，
點綴這荒山空谷。
你的眼睛，
祇看見一片綠茵。
你若細察，
便曉得我們的，
千萬化身，

個個不同，

極盡造物者的神通。

但是你莫看錯了，

我們不是青春。

我們朝來夕去的很多，

再久的亦不過數十朝夕，

秋風起後，

我們便憔悴得要死。

寒霜一到，

我們的靈魂便長埋土下。

這鮮妍的軀殼，
祇是供樵夫和廚子，
幾回的揮霍。
少年人莫看錯，
我們不是青春……

(五)

這一番淒涼的告訴，
使我癡立。
那含苞未放的玲瓏，

點頭招我，
他低聲的告訴我說。
「你真要找青春嗎，
我告訴你，
我們背後的，
我們四圍的，
便是青春！」

(六)

我舉頭一看，
一塊聳肩的青石，
危坐黃土之間。

.....

(七)

玲瓏的伴侶

齊聲！低聲！又說道：

「我們未來時，

聽說他們已在此。

我們去後，

他們也依舊在此。

狂風烈日，

嚴霜奇雪，

他不知接觸了多少，

他是飽有經驗的。

我們弱時，

他做我們的依靠。

我們饑時，
他給我們滋養料。

他現在如此，

明天如此，

再過幾時也如此。

(八)

我聽罷又驚又疑，
我定睛再看，
我仔細沉思，
我不知不覺的，
將青石帶泥，
緊向懷中擁抱，
覺得她——鮮麗無比。

一九二二，七，十廬山

半夜對燭追憶南美留學往事

(一)

弟妹伴讀的歡情，

已成往迹。

阿母促睡的喚聲，

何處尋覓。

在這空山中，

這般淒涼的環境裏，

還是你好，
伴我終夕。

(二)

這半篇西塞羅的演說，
三首霍雷司的酒後歌。
專心地研究，
五十分鐘便穀了，
掙起眼睛來用功，
不要顧我。

(三)
這可惡的「西風」。

穿牆鑽穴，

向我不住的撲。

但我自能拼死地相鬥，
直到你完了你的工課。

(四)

三萬里外求學，
嚼三千年前的古文章，
還要爲國家同胞掙口氣，
明朝在白晳兒童前，
把黃黑的高低分清楚。

(五)

功課完了，
西風吹得更急，
疲倦的眼睛，
從詩文字典上，
斜移到你，
方知你這半天中，
爲我悄然墮淚。

閱歷過多少人情，
還是你好，
依舊知我心事，
悄然對我，
墮這許多同情淚。

一九二三，七，十五，

廬山蓮谷。

(六)

給我光是容易。
體恤我的心事難。
在這種淒涼的環境。
祇有你是知己。

(七)

十三年的光陰，
如三分鐘前的晚風，

吹過山半。

今宵不在舊山中，
但環境一般淒黯。
腔中不是舊時愁，
但要理比前還亂。

山中半封短信

長江萬壑的輕波，
被好事的太陽，
無端相迫。
化作白雲，
飛入亂峯幽壑

多勞的明月，
負着新愁萬斛。
悄然幾度穿林，
靜照寒泉空谷。
還有那競妍的萬綠，
風前跳舞，
恣情地行樂。

我入山不過一週，
他們天天——叮嚀——相促。

千萬寄語她，
不可不一來，

來寫我們萬縷千絲
欲訴不能的衷曲。

一九二一八，七

廬山牯嶺

兒 童

(述美國詩人 Michael Lindsay
詩意)

榮光閃爍的小靈魂，
不要將他壓熄了。

他還沒有，

作他狡黠有趣的行爲，

他還沒有放胆，

發表他傲骨的精神。

世界最大的罪孽，便是
使他嬰兒受苦愚鈍了，
使他貧民苦極如牛羊，
只見殘廢跛行的手足，
險鬱蠢鈍的眼睛。

不是因為他們餓得苦，
只是因為他們餓得來，
夢也做不成。

不是因爲他們耕種苦，

只是因爲他們苦苦耕種小收成。

不是因爲他們服務苦，

只是因爲他們要服務，

沒有「愛」和「真」的神。

不是因爲他們死得苦。

只是因爲他們死得，

卑賤如牛羊。

一九二一・五・十・

路西旦夢德洛

(譯述美國詩人 Edgar Lee Masters 作)

我到江德村中去跳舞，
我到文溪莊中去遊戲，
有一晚——
我們互換同遊的友伴，
夏陰月下雙馳歸，
從此我便識特威。

我們結婚同居七十年，

歡樂——工作——生養兒女十二人，

死了八個。

我到六十歲時，

我依舊紡——我依舊織，

三餐烹飪，

有病我調治。

我且雙手創造一個好園圃

每逢佳節，

我道遙草田，

聽天的鳥歌喉。

詩坡江畔，

拾幾許的蚌殼，

採幾許藥草和鮮花。

我向樹林呼嘯，

我向碧野放歌。

我活到九十六歲，
我想自己生活已够了，
我就離世，
去享那甘美的休息和平安。

我現在只聽你們說什麼，

憂愁——困苦——忿怒——

不知足的怨恨——衰萎的希望——

……

腐敗退化的子孫啊！

生命是一個活潑潑的東西，
你們無力量享受啊！

人必須有生命，
方能愛性命。

一九二一，八，十一。

阿菊佛蓮騷

(述 Edgar Leo Masters 的詩坡江詩集中的

一篇某妓自述)

你會聽人說到報館編輯韋敦君？

他用輿論的機關，

去助人運動謀位置，

去勸人向罐頭公司投血汗資，

去粉飾掩護那行將破產的銀行市

他歷年因此所得的酬勞滿私囊，
也曾捐分文給公庫助地方？

你聽人提及地方審判廳裏檢查官，
除却——鐵路公司——銀行經理外，
他曾助誰辯過是非，

替誰伴過冤？

二

你會聽人說及本地宣教師？

他有時說教滔滔千萬語。

他有時半句不說。

假裝痴聾笨老翁。

你知道麼？

說教——靜修——原來不自主，

資本勢力威權下，

要看方便聽指揮。

唯命是聽已多年，

因此歲入已不貲。但是：

你看地方上水工破壞沒錢修，

這位教師也曾爲了公益捐分文？

三

但是我呢？

我阿菊佛蓮騷，

我每次過市衆目送，

我每次過市衆口嘲，

輕薄咳聲帶譏，笑含諷，

說：你看！你看！她來了！

我——我阿菊佛蓮騷，

每次捉到官裏去，

付了律師錢，買到贖身券，

另外加付十大圓，

作詩坡江子弟讀書捐。

一九二一，五，十二

別離

(一)

不要用「河橋折柳，」

「屋梁落月」

來褻瀆我的身份。

不要在汽笛聲中，

向我乞憐，

不要在殘碑斷碣間，
和我訴苦。

(二)

你叩蜜願園門時，
我已經在園門的鎖鑰上，
記下開門的次數。

(三)

你在花影中，

抱她入懷時。

我已經爲你，

限定歡會的後期。

(四)

你在歌舞喧聲裏，

停睛微笑，

並肩密語時，

我已經把時針開好。

(五)

你從火熱的絳盃中，

正狂飲她的美麗。

我當時便在吻痕上，

蓋上「最後」的圖記。

(六)

愚笨的小孩們！

我何刻會離你旁？

但你全不覺得。

等到你注意我的行蹤，

我早已遠離，

去執行我第二個使命。

一九二三，三，十四。

未完的信

一百三十六個晝和夜，

匆匆去了。

澎湃的心潮，

幾度衝破塘岸。

淒涼的嘆息，

隨處都留痕迹。

三十六番

即剩得這一堆零碎。
求你告訴我，
應當如何收拾？

去年今日

一

讚美的餘音

裊裊未絕，

潮的「阿們！」

和門外泉聲

嗚咽相應。

我舉起頭來，

凝視台前的兩座，

如笑非笑，

我看見你，

一如去年今日。

二

「人生終有離別，」
說教者登台，
無端的一聲霹靂。
我回頭再看，
座中都是生客。

三

窗外的青山，
彷彿懂我心事，
輕輕地招我，
我向外看，
緋色的衣襟，
在萬綠中展動，
你從半山來，
一如去年今日

四

「世界的快樂，
是不久長的，」
說教的又是一句。
嶺東的白霧，
忽把全山籠住。
我定睛再看，
窗外祇有烟雨。

五

「精神的交通，

永無間斷，」

說教者最後的詔語。

領解愛美的神啊！

我甘守破碎的心，

旦夕受痛。

祇求在這般苦痛之中，

依舊雙眸不翳。

常常地看見，

一如去年今日。

一九二二，七，廿八

廬山

津浦車中

也是這般的晚照中。

漫天的黃土，

追逐秋林落葉，

夾道南向疾奔。

秋已深了，

冬在後頭，

我靜對夕陽，
向淒涼的塞北前進。
却覺得陽春咻嗅，
生命蓬勃。
今朝如此春光，
向江南繁華濃處，
兼程前進。
孤寂的寸心，
愈近愈覺淒涼。

淚！

洗不了兩年前，
車中一幅小畫圖。

一九二四，五，二，

工 作

(調寄羅哥摩低無 Locomotive)

工作！工作！

快樂的工作！

困苦的工作！

安易的工作！

艱難的工作！

工作！工作！

堆在這身上，
壓這副骨頭，
碎成粉末，
在這堆粉末上，
建成了一座，
苦戀不能侵襲的坟墓！

一九二三，五。

快樂

(一)

倘若快樂是金錢換得來的，
我便揮起巨斧，
切斷四肢，
送給街頭屠戶，
當狗肉賣。

我決不計較代價，
因為我所希望的，
不過是剎那的歡娛。

(二)

倘若快樂是金錢換得來的，
我便甘願，
把我的靈魂，
永租給馬們，
他的條件，

無論何等苛。

必不使我憂愁，

因為生活原來是一堆敗絮，

除却了體貼入微的溫柔。

一九二三，冬

別後的戀

(一)

他騙我到昨日的水濱，
叫我藐視溽暑的鋒鏘。
要想對刺目的水光，
追尋憑欄拂別的帕影。

(二)

他領我奔上七層樓，
要想從旅舍最高頭，
兩手撥開天宇的白雲，
看今夜三千里外的帆燈。

一九二四，夏，上海。

像她

三年前傷心的墜歡，
最關情的是，

燭影中憨容一掬。

莫非是天女收將去，
浪漫的散擲在人間。
我負痛再到江南，
無意中抬着半瓣。

.....
懇求記念舊時情，
今夜再到夢中來，
容我重燒起紅燭，
仔細做半刻的評量。

一九二五，五，九。

大連旅次

你曾否爲着孤山數枝梅，

把三十里白雪寸寸踏碎？

你曾否爲越水一片帆，

吳山半峽雲，

甘願埋葬了富貴功名？

你曾否藐視泰山的層巒疊嶂，

去看東海的一輪旭日？

你會否爲秋林的紅葉，

甘願祝髮入深山？

那末你應當

對這塊破碎的山河，

擦乾了眼淚。

把四萬萬人不共戴天的大仇，

用麻繩捆起，

同寶刀暫時掛在壁上。

大笑的酌滿這一盃，
對那異種的鮮苞痛飲，
在敵人園裏，
也欣賞造物者美麗的化工。

一九二六，一，廿五

大連

渤海舟中

紫色晚霞，
把沉醉的夕陽留住，
不讓他送行人，
出大連灣外。

(11)

含羞的新月，
已在小舟的頭上，
悄然候着。
他把船頭的黑影打破，
碎做活動的銀磚無數。
在冰冷的海波身上，
築造一條光明之路。
愈遠愈寬，
直達海風生處。

(三)

「願今夜寒風，
所帶來的黑雲，
迷不了這條好徑。
願海平線下的前途，
都是一般的光明。」
行路者倚欄，
輕輕地默禱。

(四)

驀地裏一聲汽笛，
歸舟的燈光，
掠目飛過。
大雪滿天，
新月已不告歸去。
但他的使命已完，
因爲尋路的人，
已看見光明之路了。

一九二六，一，廿七

不 敢

不過是半斤重，

帶肉的骷髏，

况復恆河沙數！

但是：「神啊！

我不敢輕輕地將他拋去，

因我進你殿宇時，

在你的祭壇前，

所有的祇是，
這不懂錢的一顆。」

一九二五冬

獅子山坡

北風鬥不過戰雲，
不自由地夜半渡江來，
江南——正蒙着頭，
在春寒懷中酣睡。
獅子山慈母般靜坐，
看顧破碎的人家，

「只要留得破椽樑，
便能遮蔽惡風雨。」

希望之燈不消滅，

長夜之後見黎明。」

數千茅簷下戰慄的春聯，

在冷風中不住的點頭受安慰。

.....

儀鳳門口兩坡上的堅冰，
却悄然向行路者洩漏了，

昨宵背地的哀泣。……………

原來飽經世故的青山，
淚河還比大江深。

一九二六，新春，南京

赴滬舟次天津觀冰

誰能了解我心中的蘊結

鎖岸淒慘的寒冰，

本是溫騰的活水，

受不起無情冷氣的相侵。

(二)

正如我心中的蘊結，
這兩岸困頓的寒冰。
幾許外來的渣滓，
在他身上縱橫錯雜的留停。

(三)

鐵機伐不着的地方，
數尺厚的依舊縱橫岸旁。
但希望烈火般的陽春，
早來把他融化的不留遺蹤。

(四)

但如今陰霾四佈，
午後的北風未靜。
怕今宵如水的月光中，
酣雪比前朝還競。
明天我心中的蘊結，
依舊如兩岸未破的寒冰。

(五)

但願我心中的蘊結，
如此間後岸的寒冰，
忍痛受鉄機的轟碎，
讓洶湧的溫泉復升。

(六)

蘊結破碎後的心事，
如昨宵已碎的寒冰。
早起滿載着江邊的冷雪，
下江赴東海去埋沉。

一九二六冬

金陵道上

韁繩下血淋淋的創口
訴年來無處可訴的傷心。
昨宵狂號的雪風，
感謝他把血漬凝凍。
麻痺所造成的遺忘，
能給與暫時的安慰。

今朝爲了一塊錢，
從下關忍餓飛跑進城來。
又出了一身熱汗，
把已凍的血塊融散了。

(二)

我何曾懼怕上山坡！

但真受不起這腐肉碎皮，

磨擦不停的苦痛。

此刻——鞭聲又比喘聲高，

向刻薄處求同情，

——何能得到。

(三)

「老爺——你不知道，
不是我狠心亂打他，
山坡左邊的小巷，
是小的住家。.....」

.....

擁着重喪的倦行者，
車廂中淒然吊淚，
他着實地羨慕，
那能戀老棧的苦馬。

一九二六，春。

小 橘

晚風和園中的衆枝，
從羨慕愛惜中，
發生妒意，
忍不住了，
低聲竊語，
背地嘲笑。

(二)

休笑他啊！

他幾度和北風死鬥，

昂頭南望，

因他愛陽光如命，

要藉她的照照，

化滿腹的酸辛。

(三)

今晨曙光入園門，
旭日沒有和他同來。

曙光追想昨晨，
心中無限的傷悲。

(四)

祇怕陽光再來時，
垂死的小枝，
要漸漸地復活。
麻木了的復活何妨？
經過的痛苦難當！

一九二五，冬

過落機山

一九二七承太平沿岸數省九大學
之邀請演講匆匆自歐洲返美過落
機山正秋深時節

(一)

懸崖瀉崩石，
千里破山岡，

是誰點綴此洪荒，
深紅夾淺綠，
葱翠亂青黃。

(二)

白雪擁青巉，
浮雲吻危巒，
來時羞怯去時忙，
破峯三丈布，
澆谷一溪泉。

(三)

去海一萬里，
凌空數千尋，
我入深山已三日，
昨宵滿耳中，
依舊是濤聲。

(四)

入山爲秋水，
願言遠風波，
靜對楓林餐白露。
依舊作湍流，
澗中亂石多。

一九二七，秋

題賽萊梯司台兒詩集月晦

(Sara Teasdale's Dark of The moon)

寄女弟子驪英

去年在雪風中所應許的，
誰知使我忙了許多時節，
我踏破歌場學院，繁華市面，
我躑躅月陰深處，流水旁邊，
相逢的不管是舊好新知，

半途買車，都載着回來。

顫抖的燭影中，我閉着雙眼，

靜聽他們與她們——個個。

哀怨的陳述，放胆的豪歌。

夜深了，我合十招認，

征服我心魂的，依舊是賽萊。

直到「赤焰黑了，」「詩卷完了，」（二）

送乳的車聲滿街，天明了，

我推窗看見碧茵如畫，

繁英競妍，我心中明白了，

原來賽萊，她已不比從前，
此番在濃艷的春光世界，
唱着我心中今朝所裝滿
愁雲晚照中零亂的秋聲。

一九二七，六，八

(一)這兩句是梯司台爾女士
詩的原句。

溫柔

當兩顆心兒燒得最熱時
能征服烈火還是那不滅的火焰。
當狂風猛吹着急流，
打得粉碎，鐵製的梢頭，
能喝平巨浪，控制洪濤，
還是那弱不禁風的溫柔。

一九二七，夏

依路純 (Illusion)

卽心理現象之「錯覺」也，一九二七，十一，十七在加利福尼亞的南部火車中所見，戲誌之以作紀念。

鐵道的旁邊綠窗前，

美鉢兒紅艷得可憐，

誰怪他拏却了手中的經卷，

凝視間向着紅葉奔去？

美鉢兒笑容可掬，點頭說：

「你來！」「你來！」

「鐵路上相逢，也是前生注定的因緣，」

.....

(二)

旁觀者後來告訴人說：

「他們倆始終未曾握手，

雖然祇數尺的距離，

雖然力奔了半天。

因爲他始終靜坐在車門口，
「力奔不過是快車片刻的停留。」

重遊美南卓支亞省寄內子卓生

此十六年前留學地，與內子相識訂
交訂約處也 一九二七，冬

雖然落日西山，

黃昏不遠了，

篇幅不多，

小小的卷冊將完。

但無邊浪漫裏，
幾許歡娛，
這當年故事，
能嫌太熟麼？

明珠

十六年七月六日抵倫敦，七日，赴
思魂孽海氏別墅。香花芳草，風景
醉人夜闌。日來，相見如舊日校中
窗下問字時。醒後纔知是夢。苦索
夢中所成詩句，僅得九十餘字。不
見。日者已三年矣。

(一)

好比池中的白蓮，

辛苦地

擎頭躲避汗泥。

熬溽暑袒開胸懷，

暴雨中接收天送的明珠，

你是懷中最鮮明的一顆。

(二)

又好比那籬邊的秋菊，

.....

你是五年來，

最酷烈的秋霜。

(三)

希望今宵再渡重洋，
夢中來告訴我倆昨宵的經驗，
我不怕再經過七重火焰。

臨風的哀禱

(一)

海風莫亂吹，
讓留戀的離雲暫住。
真個把她吹散了，
當空的赤日將奈何？

(三)

淒風休亂吹，
容辭獨酌殘光留住。
真個把她吹黑了，
漫漫長夜將如何？

你的

在英國思魏孽別墅園中偶成

一九二七，秋

踏過此園，你的確未曾，

我却如何到處聽見，

你的足音，在花徑中。

看每張微顫小葉：

印着嫵媚樣本，

——你的笑容？

(二)

親你譬效，他的確未曾，
我却免不了疑惑。

你的音節，他已學成，
在枝頭唱到好處，
那玲瓏小鳥的歌聲，

——你的聲音。

依稀

(一)

我無聊的散步曲徑中，
轉角上忽覺得與你接近，
我的心，我的眼睛，
烈火般焚燒。

(二)

盈盈體態，依稀似往年，
微風般在花間，輕輕吹過。

我追憶，我又狂戀，

沉醉秋風裏。

一九二七，秋，倫敦

過美洲新大陸卽景

是過沙漠後第一早晨，
倦眼纔拂去朦朧。

驚看嬌嫩新雪，
袒臥在空谷中。

猖狂的白雲，
緊壓着她心胸，

好事的天公，

張起無縫的素幕。

多情的老婢——山風，

緊守着車門。

直到行人拼力開了窗，

鐵輪已過十三峯。

一九二七，冬

秋風起後

大約在秋風起後，
把血肉全消的幾根，
小心點掘出，
爲我買三兩聰明，
試一試——能否洗去相思的舊痕。
懇求體恤——此身已成骨，
畢竟讓骨也成灰。

再爲我買三斤新鐵，
鑄一個不爛的灰鑪，
千萬不要讓秋風，
隨意的把他吹散，
爲的是

陽春轉瞬要回到田間。

一九二八，一十八，

滬杭道上

(一)

一樣春光，

一樣江南，

可惜人將老，

羨殺陌頭桑，

富有青春。

獻給春蠶，
重造相思繭。

(二)

一樣江南，
一樣春光，
誰說人能老？

原來水上萍，
片刻相逢，
剎那歡娛，
其中便是真永生。

一九二七春

呢喃

炎火中煩悶驅迫，
去尋求解悶的鮮花，
歸來時兩足被汗泥包裹着，
空雙手——小門外，
怯怯地徘徊。

(11)

忽想起蘊海歸來的燕子、
來繁華如畫的堂前，
階簷下悄悄站立，
聽樑間恩愛的呢喃。

(三)

我忘却了我心中的煩惱，
也再不介意足上的汗泥。

八年前——小窗，

小窗裏背門佇立，

小窗外不解人事的紫藤花。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歸來

(一)

靜悄悄地歸來，
舊蒲團上屈膝。

休問我曾否成功，
但求迴憶當年。

我今朝還帶着，
當年那一副試摯的心腸。

(二)

容我在靜默中歸來，
我如今領會，

熱鬧場中的蕭瑟，

無邊春色裏的秋聲，

我聽飽了，

「愛國者」吶喊的賣身，

昨宵重衾裏，

也聽見嗚咽的潮聲。

(三)

求你賜一套麻衣，
求你爲我削髮。

容我靜悄悄地歸來。

在舊蒲團上屈膝。

這番我聽準了你的喚召，

這番不發聲的禱告，

落君前這雙淚，

已訴盡我的心懷。

一九二八，秋，第二次海外歸來日

風流樓叢書之三

山 雨
(每册四角)

著 者

劉 廷 芳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一 月 初 版